兩般秋雨盦隨筆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懷贏

葡萄

頭

檳榔

文士淺陋

林撫軍奏疏

東周

斫

破瓜

望帝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錢塘梁紹壬應來甫纂

古今人比儗

明穆文簡孔暉以鯀比王安石其論曰鯀名重安石亦名重鯀圮族安石亦圮族鯀湮汨安石亦湮汨鯀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袁簡齋大令以劉後主比齊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嬖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爲

羣小所撓也先伯祖諫庵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宣王之與元宗皆兩截人宣王中興元宗亦中興而末路則皆不振宣王車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諷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相而亂蓋有英武之才以淑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鄉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喆臣守猷癸酉解元嘗夢狀元

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喆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一奇也相傳伏波岩下有石如砫向離岩二尺許讖云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爲李侍郎宗瀚女姪李寄詩云嬌嬌文恭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擎天極柱

一枝青出桂林郵。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讖早成。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教溫飽負生平。剗復天心未易量。祝融蕩掃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圮。形家謂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

聖朝得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對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卅門下門生已六回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沆及陳繼昌皆予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鉞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牓知得兩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日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藻鏡開薦賢我亦夢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眞是才魁首早知掄

桂嶺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眞一則玉堂佳話也

思歸詩

方坦庵宮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爲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栗子霍山茶韋蘿已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爲誰留滯在天涯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罰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

不法者

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爲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即掌于其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即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元發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養在署襟懷坦蕩嘗遊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龕

供之旁鐫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令先生低首韓荆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國士揚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義髻

天寶末童謠云義髻拋河內黃裳逐水流因貴妃以假髻作首飾而好服黃裳故也見太眞外傳假髻曰義髻二字甚新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

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奮志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爲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藍老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入股之日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入袠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

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振振

螽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葵丘之會桓公振振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服振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祁陽竹枝詞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云鷓鴣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兩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

哥風致絕佳

醋溜魚

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畱刀七四遠皆知番禺方橡坪孝廉恒泰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鱠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始縣城逼近海壖每潮汛洶湧聞者震

恐後徙築縣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因改名徐聞縣方椽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可謂巧對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李此朱粱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鷗盤大漠寒無影

冰裂黃河夜有聲。涼笛生於無月夜。曉鶯啼及末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出關詩

山海關詩不難于雄壯悲涼而難于工穩熨貼長白貴夢萸侍郎慶句云羣山盡作窺邊勢。大海能銷出塞聲。筆力健舉又某公謫戍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淒涼之語出以蘊藉之筆更佳

黑蜨

熱河東砂石坂地產黑蜨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爲黑蛾

蒙古人呼爲額爾伯克伊

桃源詩

福建莆田黃桐石著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下第詩

下第詩忌牢騷怒駡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舍此將何術改操親老河難人壽俟時清星敢少微高長鳴棧馬還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殘燭在搬薑自笑鼠徒勞和平中正宜其

掇巍科享盛名臻耆耇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入詩者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

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袍笏戲闌時此無可柰何之時也

夫已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已氏餘杭邵學士晉涵解云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

之數名之適當已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不若亭林顧氏引彼已之子作證爲確

大連少連

二人見于戴記少連又見論語他無考焉德清嚴九能元照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列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

爲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顧渚茶峅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琶洲也卻回黃木灣深粉蜨飛白鷺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遊花埭玫瑰花開夾紫薇

瞽人塡詞

陳孟周瞽人也聞鄭板橋塡詞問其調爲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不數日卽塡憶秦娥詞光陰瀉春風記

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鈎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腎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腎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腎羹可對牛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閼伯于商邱遷實沈于大夏一

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為坎置熅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

字耳

余椒雲

余椒雲司馬瀚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知縣有吏才好談詩卽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沈人情冷暖蓋有慨乎其言之

閔子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傍立二主乃閔子兩弟

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況以卦命名尤不謬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爲青案戴記郊特牲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蓋青字之所昉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于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又有文在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

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
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
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
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曲禮冠而
字笄而字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
近然卒不以文爲字也以文爲字始于秦始皇瑯琊臺
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
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
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

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斯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禺約出音降而爲韻矣李斯程邈周禺沈約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尚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太半傾頹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篁邨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遙聞天半起笙歌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亞字牆圍萬柳條粟花簾北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

更遣長廊接蓋橋。平山堂接古名藍。太守遺蹤仔細探。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煙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堂檻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與衆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況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

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淝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五大夫

泰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桂未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沿而弗察也

嶽廟對

京師東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岳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繆昌期手筆也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未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父昆弟之稱而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此以親戚爲父母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此以親戚爲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爲父兄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爲妻嫂也

餞優詩

梁石癡樞順德人工畫而嬾于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則與優兒餞優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言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論工不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强就子不我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去。風送衡陽舟。目斷衡陽樹。于是衆暌眙而俱擱筆

撕

以手離物俗謂之撕撕即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詁斯離也詩陳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開析之然

此猶假物以爲用者呂覽報更篇趙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朐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離物之確證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則此語六朝已有之

老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也試覓老劉看謂夢得也又有稱人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

爲竹寫眞謂文與可也

荅

古無荅字合卽荅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杜注合猶荅也叔牂言畢遂奔魯

烈皇慘訣

李自成陷京師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

亂離中匿蹟藏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見王譽昌崇禎宮詞注此語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極矣

一壯

醫人用艾一灼曰一壯向以爲一撞謂其墳起如撞物然而不知非也埤雅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者爲壯人當以此爲數準也其餘老弱羸病量力而減之耳

四王子圖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敎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産叔向晏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盭鑄島之濫觴耳

名姓之誤

齊將孫臏以刑爲名非眞名也漢將黥布以刑爲姓非眞姓也乃姓譜收黥爲姓而今武人有名孫再臏者可發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饘粥有郭內之圃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乎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著色屏風裏

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莊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夬庵公傳

盧抱經學士所撰敬録于此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礱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君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曜北侃侃然君則誾誾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乾隆戊申預行己酉科君舉浙江鄉

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正未有涯也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起漲天熱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猶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築之勞維謹塋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彊壯不爲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即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訝往視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大學士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冲泉公伯祖編修莜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

常人處之不爲褻展風流則爲裘馬清狂以游戲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孱守之故名不涉于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珙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于衆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爲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尚未竟也遺草具在撿

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于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繼汾為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也矣一子曰祖恩孫曰後王在長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

能免于憾也余頗唐之筆不足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屬禽牝牡屬獸然而雉鳴求牡牝雞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綏綏雌兔迷離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紝以男女爲雌雄奇文也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傪爲江淮留後

家人備夫人晨餓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爲卿設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俗諺豔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爲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晝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竈冷頗有若寒食禁煙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序班詩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爲之河間紀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爲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自歎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僭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兩道紅更有待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膽獺肝

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象膽無定位十二月分屬徧體故以比人心言難見也獺肝凡十二析月脩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以比世事言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無出其右重右也失謀曰左計異端曰左道降秩曰左遷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則皆尚左矣

者這

者回者番者般者時者邊者箇者之爲言此也今改作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郭忠恕佩觿集云以迎這之這爲者回之者其順非有如此者

制義𩖨詩

不從制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制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則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先生曰老子云仁義者道德之遽廬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制義之謂乎

西域詩

長洲褚筠心（廷璋）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入首序云璋備員史局入載于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諸書考索印證紀

聖朝之疆索闢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爰成此什志天山南北都會城郭之大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藉以詠歌

盛烈竊附于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云額魯公孫此建瓴地爲額魯特公族噶爾丹多爾濟之昻吉天戈萬里下風霆山圍蒲類分西谷漢蒲類國地治天山西流榆谷雲護沙陀拱北庭唐爲北庭大都護府北接沙陀突厥地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靑輯懷城上新建城名舒雄眺盡把耕疇換牧坰伊黎云人驅風雪獸驅煙猶見烏孫立國年爲漢烏孫建廷處烏孫爲行國逐水草海氣萬重

呑麗水伊黎河唐詩名伊伊麗河亦曰伊黎水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彼中海也山容三面負祁連伊黎為計騰格里山即古祁連山東西南三面分支環抱盤雕紅寺朝鳴角有海努克固爾札兩廟散馬青原夜控弦紀續穹碑銜落日固爾札廟東建有前後勒銘伊黎碑英靈班鄂想迴旋定北將軍班第議政大臣鄂容安盡節于此

雅爾云多邏川外夜吹蘆雉堞新城接上腴塞月已寒

三葉護唐三姓葉護地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邊風猶動五單于漢呼揭車犁烏藉振閭鄄支五單于地名藩甲捲煙消漠西北接左哈薩大界大兵追阿木爾撒納入其地哈薩克撤帳數千里因而內附健將弓開血灑蕪巴圖魯侍衛奇徹布克敵制勝于此

不是

皇威宣北徼。春光誰遣徧墳壚。額爾齊斯云西州直北
勢憑陵。瀚海迢遙過白登。鈐澤風高奔怒馬。今烘郭圖淖爾譯言鈐澤
金山雪暗下饑鷹。今阿勒坦鄂拉譯言金山
曾傳舊壤開都伯。舊爲都爾伯特游牧處四衛拉特之一也都爾伯特急讀則成都伯
僅見降王保策凌。都爾伯特有三策凌者首先歸附封王爵今存
四部蟲沙成底事。好將忠謹化驍騰。
吹云梯空勁旅倚孱顏。巴圖魯阿玉錫以二十五人敗六千餘衆于格登山在吹東境
逕出盤鵰落鴈閒。波浪遠翻圖庫水。圖斯庫爾急讀則成圖庫唐碎葉水也
風雲高護格登山。千屯此日開榆塞。自圖斯庫爾北岸傍吹河西北行五百餘里總名曰吹今爲屯種之所
十箭當年阻玉關。唐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十部

部授一箭日十箭居碎葉東西境碎葉長川流不極吹河爲唐碎葉川猶懸邊月照潺湲哈喇沙爾云風雨猶疑鐵騎屯至今沙磧有遺痕焉耆鎮啓龍遊遠唐設焉耆都會府爲四鎮之一都護城懸烏壘尊西境爲漢烏壘城都護居此于西域爲中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王古爾漢輪臺地斂磨蒲海射晴暾南有羅卜淖爾爲古蒲昌海河源至此潛行戍樓高處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邊冰雪鬱嵯峨木素峰高朔氣多城北有木素爾嶺多冰雪回語木素爾冰也壕上射生城落鴈軍前饗士帳鳴鼉東縈姑墨千年磧阿克蘇東塔里木河北岸爲古墨國地南走于闐一綫河和闐河北流至此入塔里水河待把方言垂

竹筆。回人用竹筆阿蘇溫宿謾承訛。阿克蘇爲古溫宿地和闐云毗沙府號古于闐。和闐爲古于闐唐設毗沙都督府西倚蔥嶺蔥嶺千盤積翠連。水經注釋法顯至于闐其國有大乘學大乘西來留法顯。重源東下問張騫。漢書河有兩源一出于闐漁人秋採河邊玉。于闐有綠玉河黑玉河即今玉隴哈喇哈什諸河也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曰額里齊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齊爾拉曰塔克曰克勒底雅唐家風雨漢家煙。八詩風格高摯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行狀

山舟學士遺命不作行狀極高見也通鑑注云行狀者

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謚今既不在謚典何必作耶今尋常一命之員亦立行狀不識何所用諸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又宋人注狀其始有並非元祐黨人親戚字樣其後有並非蔡京童貫親戚字樣

阮亭司寇對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遊又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僩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賢聖竊比前人於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堯舜聖若宣尼夫誰敢比跡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有拾遺魯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谿父公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得一第乎荅曰不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貳乎荅如前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

曰蓋協揆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此事載阮吾山茶餘客話偶閱唐李固幽閒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前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公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冢宰居攝三日二事古今絕相類

相門對

相傳張文端子告歸里牓門云綠水青山讓老夫逍遙歲月紫宸黃閣看吾兒爕理陰陽此有所仿明王文成父海晚年偶書門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愚謂此皆是謝太傅對客語中化來特不如其蘊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僧道

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葢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階資畫景與詩材大哉

王言足以遏邪說而息迂談矣

侯元經

侯元經嘉繙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為庫吏需索不即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為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曰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筆盍屬之即傳至戶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浼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詡不已彼窘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即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賭空

今酒令猜枚輙相謂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奐詩曰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正謂此也

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寧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損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

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金烏玉兔

張衡靈憲曰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此分陰陽而言之范甯曰日出于卯卯屬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屬雞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眞有烏兔耳

爺爺

玉篇俗呼父曰爺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

背面啼耶孃妻子走相送俱以父爲爺也今北人呼祖爲爺爺宋燕山府永淸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士宗建末云亡耶耶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當時北軍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

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十萬卷樓

蕭山黃穀塍先生宗炎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三字獄

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斬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

摸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爲是

文羃酒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羃酒缸可與覆醬瓿作的對

挂冠

挂冠之事淸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而去天啓中林祭酒以陸萬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于錦旋多矣

詩占身分

張南華（鵬翮）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度量可想莊滋圃（有恭）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寧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擇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秀卿神麴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閭小玉甘遂曰隨陽給事中酸棗仁曰調睡參軍

紫蘇曰水狀元藿香曰玲瓏霍去病大黃曰無聲虎蛇牀子曰建陽入座半夏曰瘷宮甥歷艾曰肚裏屏風細辛曰綠鬢姜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蜜珊瑚肉豆蔻曰脾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生薑曰百辣雲枇杷葉曰無憂扇皂莢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冰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薑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書俗名者不飲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知音者矣

蘇人於況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闈前詣焉夢神各予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河有圓夢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爲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爲貴君之卒已渡河今秋售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準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嶓初求縣宰夢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賀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旬日果應見謝于友友勉之

日爲政宜清昨夜入濁非佳後嶓果以濫致命事見唐于逖聞奇錄此等圓夢極有意趣

懷嬴

晉文公取懷嬴于此言之則姪婦也于彼言之則甥女也名分之閒紊亂已極較之乃翁烝齊姜乃弟烝賈君未達一閒耳

葡萄

北地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蓴絲末下鹽豉春初早韭秋

宋晚菘同一風致

頭

牛羊稱若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果食一頭奴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唐段公路北戶錄

檳榔

南史劉穆之以金柈盛檳榔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檳榔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

者曰檳圓而矮者曰椰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大而味澀粵人以蠣房灰染紅包浮留藤葉(俗呼蔞葉)食之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爲稱其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師人亦嗜此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昏搖齒轉惡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問夜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

坐喫檳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躭之余三滯京師兩遊嶺海酒酣以往手奉難辭閒一效顰則蹙額攢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其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此亦可與問堯舜一人二人者步後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尚可支

待歉歲卽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勸捐議賑一而再三
國帑多靡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摺剴切敷陳因全錄
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
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
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
月閒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
稻青葱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
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
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

偏値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晒上翼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寧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李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晒無

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礱而米粒已酥上
礱即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嘗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
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
如有逾期願甘叅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即以才力不
勝立予叅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
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
灼又各屬沙地祗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
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

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

奏者亦嘗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

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

繕摺具

奏閒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

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爲相沿成例並

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亟是國家

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凛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為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靦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滋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爲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即爲

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免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畱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爲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撮提嚴緊亦于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為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
上籌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

卹臣即復行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戸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

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之勸諭愈難然覩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揑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為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揑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

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槪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

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卽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卽有一石之費遂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卽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亭衢

辦漕遲誤

奏懇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晒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月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

其完納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兹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躭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

尚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聲淚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

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揑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

我

聖主子惠黎元

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

顛連倘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

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

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

恩出自天多寛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和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東周

吾其爲東周乎孫履齋奕示兒編云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豈肯復爲東周之衰乎說本伊川較舊注頗勝

斫

斫之若切今人讀若坎張文潛明道雜志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鎭時一日偶出遊全忠忽指一方地日此可建

一神祠試召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大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便當坎下驢頭則知呼斫爲坎此音之訛由來已久

破瓜

樂府碧玉破瓜時情爲郎顛倒破瓜字爲二八指十六歲時也談苑載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破瓜字亦二八也則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

用之

口采

口采吉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爲誰對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見揮麈後錄趙丞相鼎當國有薦會稽士人錢唐休者趙適閱邊報見其名因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竟棄置不用見雞肋編中興君相俱沾沾于讖語之吉凶如此無怪近日杭人動輒須討口采也

偷書官兒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楊新都秉鈞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繙書多所攘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熹廟時已寥寥矣嘗于六月六日奏請晒晾玉音卒問曰嘉靖閒偷書的楊姓官兒何處人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宮時與聞于光廟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帑藏頗盈卽闖賊出奔猶輦大內金銀數十車以去何至末造之貧如此王露湑譽昌崇禎宮詞

注魏閹被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禍酷矣然彼亦未爲福也蓋籍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閹不以告而思陵憂勤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葉文敏方藹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元冠不以弔爲聖諱商于同僚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穆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愼獨乃原字小注改謹字文敏大悟曰余

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爲避諱也深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實義弔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當有所本未之攷也嘉應楊滋園游幕南陽作楹帖云勞形于詳驗關咨移檄牒萬目在欽蒙奉准據爲承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小說也敘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

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

詩詞則見于迷樓記其叙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

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

戡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于海山記其叙宫中閱

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

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角女挽龍舟等事並見于開河

記三記皆韓偓僞其叙唐宫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

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珵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

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

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眞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尚焜著雨翠山房詩鈔四卷五言云池平魚意靜稻熟鳥聲酣七言云長風勁與松楸戰秋氣逼成江海潮

父母稱呼

稱父曰爺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閩人之稱郎罷爲最奇稱母曰媽曰姥曰嬭曰嬃而惟粵人之稱阿吉爲最奇

按滿人亦呼阿吉然彼則有翻譯也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見四朝聞見錄宋太祖稱杜太后曰娘娘見鐵圍山叢談近日杭人大族之稱大約本此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睿宗爲四哥明皇子棣王傳棣王稱明皇爲三哥四朝聞見錄高宗稱韋太后曰大姊姊此則一時習慣不可爲訓耳

殺人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殺者二一曰授徒一曰行醫言之凜然不可不愼也

函丈方丈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謂席間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寬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子方丈異

無稽之談

釋文堯殺長子考監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間訓曹共公欲觀晉文公駢脅使袒而捕魚墨子明鬼鄭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

以彌子瑕爲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苑尊賢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乞論衡問孔篇孔子見陽貨汗流郤走癸辛雜識仲尼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鬚爲婦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七十乃學齊宣王見屠羊者哀其無罪以豕易之此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爲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淸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蔡洗凡廷棟爲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歷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

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

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婦女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爲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爲伏羲后盧仝與馬

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婦風俗通以爲伏羲妹而路史稱爲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爲寶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責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爲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稗稗所以害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爲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公譏其庸愚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擴心胷不可垂訓孫子三代鼎鐘皆聖賢之制欵識具在不

日永寶用則日子子孫孫永用享豈聖人超然遺覽不能忘情于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語者以爲垂訓之體不得不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創浮雲敝屣之談而不爲碩果苞桑之想是烏可以爲法哉惟向若小盡納寶器書畫于壙内米海嶽悉焚法書名繪于生前則眞不達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冽書農學士 敬 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鐫至

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欵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唱詠之諸秋士明府(嘉樂)莊芝階舍人(仲方)吳子律(衡照)孫雨人(同元)兩學博汪小米中翰(遠孫)暨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

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墀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與陸子綱治玉濮仲謙治竹歸懋德治錫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漆屈尚鈞治圖章顧青娘治硯李馬勳治扇齊名而手澤留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定風螺蜈蚣劍

孫雨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劒一柄其鞘係蜈蚣巨殼所爲百足之痕猶隱隱焉二物皆質庫中滿出者

耳誦

凡讀書聰敏者曰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貞傳云少而聰頴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應貞牛肅女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也

櫻桃青衣

湯玉茗邯鄲夢全組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蕃夢遊錄中櫻桃靑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曰開元一曰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聖穀篇語

國朝嶺南文鈔張南山聖穀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爲玉圭金臬

楊叚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潁濱得粹然之氣句山先生以爲名論

米價

愧郯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橋傳永寧宣撫奢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直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為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顯然黃涪翁題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與謫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允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胥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歷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

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
人以爲狂既而果一一皆驗乃知
眞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
命一等侍衛狠瞫頒
孝昭皇后尊謚于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
彌遂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漁洋山人采之不下數
十首余于其中雯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春思云

江南殘夢日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閒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李植泊漢江云春風急水下輕艭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艣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爲詩者何以過此

驚燕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于上若垂帶然名曰驚燕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燕泥點污故使因風飛動以

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賒抵折

無錢取物曰賒以物質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此賒字之始也又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尚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而無折閱此折字之始也

詩魔

先後筍爭滕薛長往來鷗背晉秦盟句纖巳極然猶有

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嶺松立雪周官束搗竹藏雲商易潑求新至此眞覺道矣

須臾

儀禮聘禮通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其解頗協而丹鉛錄云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者從申從乙乙屈也猶今人言恭俟屈降也其說未免牽强

棖懷詞

余中年喪偶不欲再娶因于粤中置一妾張姓順德人貌端雅性亦柔順以故三載以來上下帷闥俱無閒言先君棄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屬先歸因命其侍太夫人啓行亦唯唯無異詞會當改歲乞賦歸寧余以新年而兼將遠離勉從所請孰意杯酒之間密謀起矣太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屆期僕婢在舟行李在道車馬在門毋來送行堅辭不去再三諭之遂翦髮自誓余不得已遣之酒闌燈灺未免有情因賦悵懷詞四章云

紅銷翠歇惹愁多。悶倚闌干喚柰何。月在雨前微有暈。

風行水上易生波。椰兒酒熟迷么妹。楝子花開逞孟婆。十二金鈴齊墜地。曉來飛報有鸚哥。桃花流水碧沈沈。知比愁濃比恨深。滷潑青梅太酸楚。手拈紅豆費沈吟。剖脾已見蜂腰斷。剉骨空將雀腦尋。卿是張星儂是角。迢迢銀漢兩般心。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撇李又尋桃。可憐明月新團扇。斷送春風快翦刀。銜木鵲巢欹不穩。罥花蛛網澀難牢。尊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毛。悔將花網一分寬。鳩鳥飛來祟合歡。强弩末難穿魯縞。空箱秋忍棄齊紈。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棗樹酸。

聞說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葢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氂毫絲忽

氂易緯通卦驗謂馬尾也十馬尾爲一分毫孟康注漢書曰兔毫也十毫爲氂忽孫子算術曰蠶絲也蠶所吐絲爲一忽

大太

此二字廣東始輿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稱大人大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錄東谷所見一則以資笑柄一主一僕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一貫若是大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郵學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主

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即欣然沽飲而主意卒不能平復見老儒曰將謂公土居又有書可證何亦如蠢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教此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意味葢有眞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則二字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覈勝乃主多多矣

題驛詩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間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豪氣頓消

稱名

林穆庵明倫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丘韓子之答後進亦曰愈足見聖賢眞摯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夷犂來濤塗彌明彌牟滅明由于餘姚皆雙聲也尨降臺駘鉏吾闔廬且居髡頑州仇魁壘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爲長夜之飲席閒舉四

子書爲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云（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蠡（范蠡）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旄倪（計倪）昔者公劉好貨晨門曰（劉晨）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蕭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

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極反
之夢也又說文夢字繫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
晉文夢伏己盬腦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故能敗
楚此說極其迂闊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
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正言
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
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

寢其奏事見桯史又嘗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貪緣
宮掖字様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糞船旗號見宋稗
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
後不得于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
載猶堪切齒矣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
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烏有此天生
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大行

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也宋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行字作去聲以爲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謚法也天子新崩尚未有謚故且稱大行皇帝也其說于義亦通見癸辛雜識

汲冢書

汲冢書出魏安釐王墓中共七十五篇其言大率與經史相反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夏歷多于殷安得此無稽之談至謂文王殺季歷則以大聖人而誣以

弒父弒君是誠何心哉此種書惜出秦火之後

酒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盧所以溫酒者文君當盧黃公酒盧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即今店家熱折零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干寶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

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君彈我何爲故黃涪翁次韻蘇翰林出遨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錯父呼子爲公陸賈呼子爲公蔡京呼子爲公蔡猶帶呼鼂陸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

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藪載北齊盧師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孝靈帝末年有司湎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醇酒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為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

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嗜哉

二形二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痾遺教經謂之半變佛書謂之博叉半釋迦一人具二聲者古謂之譯令俗呼通事南蕃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猺謂之蒲又

精靈

宋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爲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竊視乃一大鯉魚金鱗赬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斛不復取水見宋郭彖睽車志宋楊戩爲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右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晝伏其室之梁閒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

偃息在牀偷兒驚墜于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毬與之似囑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始敢稍稍言之見宋稗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爲軍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聲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人于是皆疑其爲蟒精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蜥蜴金睛閃爍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夢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人中有洩昨言于上者亦頷之而不責也見鶴林玉露蓋轉輪中有

所謂星精僧者並皆有之此亦精類也阿麼大鼠祿山猪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于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絕贈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

盛氣而誦于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鈌請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剛愎躁率而居然猶有過之者

互用典故

李湜譔東林寺舍利碑云龎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屈驥是龎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並用故以爲文之錯綜耶

經語詼諧

閒談以經語詼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

戚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司帳者時不在有姚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開取几上謝帖巽之（俗以紙禦水曰巽）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閒糟塌一張謝帖旁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遠呼之曰二老旁有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商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闊者（杭俗以盛為闊）座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也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亂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

此史相之狡獪也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魯直黄州同

一心智

卑之無甚高論

卑之無甚高論令人以爲所論甚卑非也漢張釋之傳

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聞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

可行也張因陳秦漢閒得失文帝稱善益文帝懼釋之

言三皇五帝之事無益于時故使卑其語而勿煩高論

自當分作兩句讀今人連讀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鵑向以爲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于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之聲則曰望帝也然則因鳥思帝非帝之化鳥矣